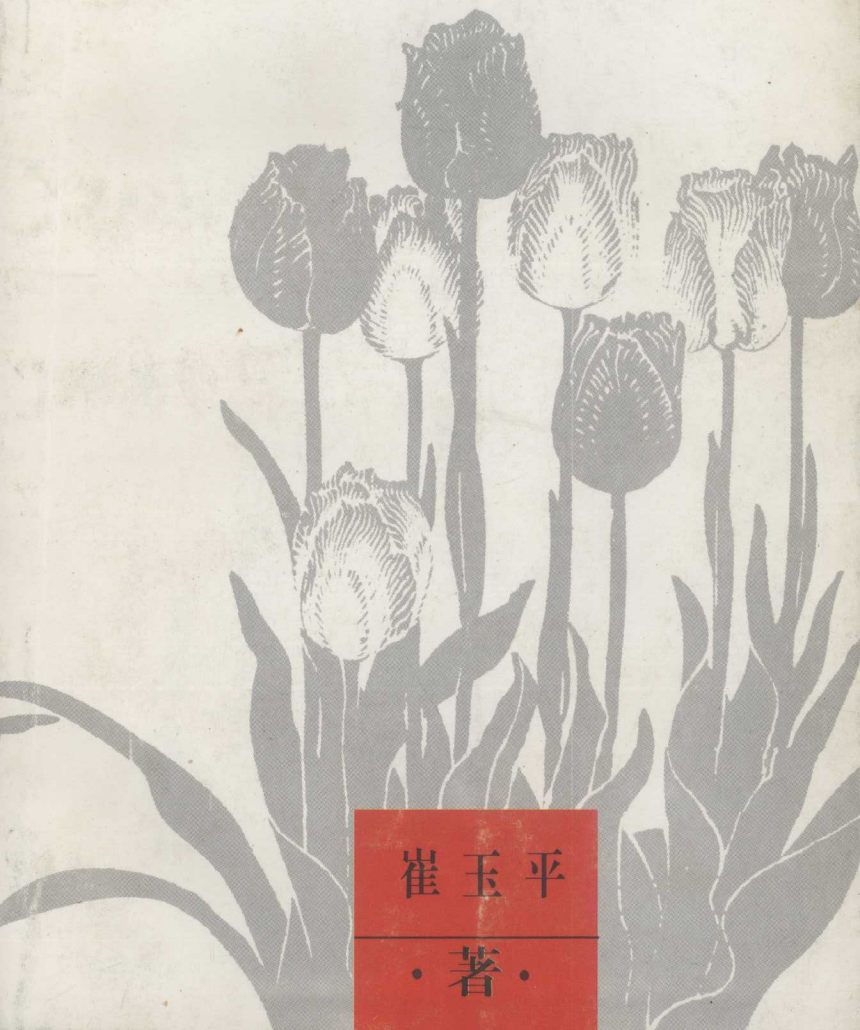


拾梦

美文纵横
辽宁散文丛书·3

鲁野主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崔玉平

· 著 ·

拾梦

美文纵横
辽宁散文丛书·3

鲁野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美文纵横
辽宁散文丛书之三

著 作 者:鲁野主编

责任编辑:邓荫柯

封面设计:杜凤宝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110001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话:3864927

印刷者地址:辽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字 数:150 万字

开 本:32

印 数:5

印 数:1—1000

版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i

ISBN 7-5313

总定价:147.50 元 (25 卷) 每卷 5.90 元

似梦非梦情更真

徐光荣

读完崔玉平散文集校样，双目微合，真的进入了似梦非梦的“半梦”之中。

意大利画家保罗·克利说：“绘出的目的并不足以反映眼前所思之物，而是使人看到你所感觉到的东西。”这里的感觉，恐怕就是在心所谓“神韵”了，似梦非梦的“半梦”状态下体悟人生，感悟世界，寄情山水，寓意花木，似乎更易寻觅“真善美”的情境——“雾里看花花更美。”

也许玉平常常处于这种创作状态吧，所以她的散文作品不惟文辞清丽，谋篇细腻，而且情真意切，达理自然，很是耐读。“半梦”一篇，题目新巧含蓄，情思真醇动人，庐山之游，偶识一位文学功底不浅的工程师，他觉得“生活就像这杯没有加糖的咖啡”，而见到了女主人公“就像枯

绘画

于

木逢春”，如见“一片绿荫，一缕阳光，一泓小溪”，由此而产生了一种美好的感情。几年以后，女主人公“筑起了自己的巢，开始了婚后生活”，工程师的女儿也上了小学二年，他却难忘在“庐山邂逅的女孩”，来找女主人公想共同织造一个新的感情世界。这在现实生活中无疑是一道难解的题，玉平在她的散文中却处理的让人信服，借着小提琴曲“半梦”抒情而忧伤的旋律，表达了不愿去圆“残缺的梦”，而愿追求“善与真之合”的心境。情境之美与道德之美在这里融汇成一种宗教的审美境界，撼动着人们的心弦。《普陀情缘》，借赴厦门游普陀寺，与男同学杨伟议论台湾女作家林清玄的《佛鼓》，回忆同学时代的相互爱慕之情，进而对留美有成的杨伟“心归佛祖”发出了心灵的询问，向情感的深处挖掘，耐人寻味。

情，既是使散文能够站立起来的精髓，又是使散文令人品味的果汁。玉平善于抓住“情”字做文章，因而不论是怀念亲人的《忌日触发的忆念》、《酸甜时刻》，抑或是忆念日本友人的《爱心绵绵》、记述有着丹柯般心灵的中医大夫《希望的暖流》都传达出作者的殷殷真情，融融爱意。

玉平从七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做编辑工作了。近十余年来，做着少儿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她的游踪遍布祖国南方、中原、西北诸省，并两次东渡扶桑。编辑阅历和游踪所至，不断充实着

她的创作，仅在集中的作品，既有抒情散文，记叙散文，也有游记、知识小品和随笔，纷呈的色彩，也增添着集子的魅力。《蜃庐聚雾做楼阁》、《庐岳亭亭翠万重》、《蝉声伴我游庐山》、《杏花村里一日游》等篇展示的祖国河山壮丽，《哈维精神的启示》、《谈风度》诸篇闪射的理性光芒，都会唤起读者共鸣。

读玉平的散文，还会感到一份开朗，明快，机敏和灵气。作为女性散文作家，她的作品在谋篇布局上既有女性的严密与细腻，而在字里行间流淌更多的是作者在“半梦”状态中那种不假矫饰的真纯的自白，袒露的心怀，对现实敏感的反应和似乎看透禅机的个性。“我们还是朋友，我也只能做你的朋友。如果我想做你的恋人，就绝不像你这样。你的人格核心是‘善’，却舍掉了‘真’，我的人格核心却是善与真的结合。如果只讲善，未免显得虚伪，讲善与真的结合，才符合人性”。《半梦》中女主人公大大方方的表白，也正是作者散文作品中的明快风格的一种显示。而另一篇散文《就此止步》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清

玉平散文的语言清新、流畅、明丽且自然。“‘蝉声集古寺，鸟影渡寒塘。’庐山是不乏古寺的。然而，我在庐山听蝉鸣，可决非仅仅在古寺。密林深处，绿水溪边，总有声声蝉鸣相伴，好像一支气魄不凡的乐队和我们形影不离。”廖廖数语，把庐山蝉鸣的状态描绘得突兀而起。“如果

把生活比做河流的话，那么，我的河流决不是以喧嚣的瀑布开始的。它那恬静的性情就是它的全部内容。是楠楠那灼热的情感激动了这条恬静的河流。它溅沫了，激荡了，但却踌躇不前。在这撩人心腑的激荡中，我感受到了幸福，更多地感受到了痛楚；感受到了甜蜜，也感受到了苦涩。”这里表达一位年轻女性的内心受到强烈冲撞时的感情波澜，多么明丽而富于真情的韵味，像这类诗意流淌的句子，在玉平的散文中随处可见。

和玉平交谈，听她娓娓倾述南行所见，东渡所感，对友谊的钟情，对生活的体悟，会感受到一种怡人的温馨，清风徐来的舒畅。而读她的散文，在半梦非梦中神游于她所精心营造的充满艺术美的心灵殿堂，更是一种美好的享受，她的作品虽不能如卢照邻所谓“下笔则烟云飞动，落笔则鸾回凤惊。”却有如岑参所云：“澄湖万顷深见底，清冰一片光照人。”在辽宁女散文家中她是显露才情深蕴潜力的一位，读罢她的作品，总还觉得她这样年轻而又精力充沛，似应给当今世界与读者奉献出更多更美的散文新篇，由此，我殷殷寄望于作者。

一九九五年七月四日午夜

目 录

序：似梦非梦情更真	徐光荣(1)
半梦	(1)
普陀情缘	(9)
就此止步	(15)
复婚	(19)
梦	(25)
爱心绵绵	(30)
想起卡尔在家时	(33)
阿黄的故事	(37)
在缤纷的北京之夏	(40)
陶醉的湖滨夜晚	(42)

酸甜时刻 (45)

忌日触发的忆念 (47)

幸福黄玫瑰 (50)

我认识的张剑耀先生 (54)

像中平那样多好。 (59)

他耕耘着播种者的心愿 (63)

希望的暖流 (66)

寒梅 (70)

路遇 (72)

雨,悄悄地下着 (75)

蜃楼聚雾做楼阁 (78)

庐岳亭亭翠万重 (81)

蝉声伴我游庐山 (84)

莫愁湖揽胜 (87)

杏花村里一日游 (89)

海潮与固体潮汐 (92)

五色土 (94)

寻根溯源说乡情 (96)

一束献给孩子们的“童子面茶花” (98)

哈维精神的启示 (101)

想象与科学文艺的随笔 (103)

观世音性别趣谈.....	(109)
健美琐读.....	(116)
谈“气质”.....	(119)
说“风度”.....	(122)
你追求什么.....	(125)
幸福的意义是什么.....	(128)

早春二月.....	(130)
秋的遐想.....	(132)
海边遐想(外一章).....	(134)
在海边(二章).....	(136)
忆旧三题.....	(138)
雪夜,你说.....	(141)
缘,何时了了?	(143)
小别的感觉.....	(144)
孤独,并不可怕	(145)
那一半儿心(外二章).....	(147)
爱你.....	(150)

半 梦

懒懒的霞光，透过院子里丁香树的缝隙，执拗地洒在我的桌上，也洒在那个紫面皮的信件上。

我照旧是做完案头事情才打开，以为你又是对我讲时事、写作、健康一类的话，却不然。你说，你去很远的 A 地开会，回来时将绕经我这里。还说，你信奉的柏拉图死了。又说，丁香的花期太短，就像人生，转眼间一切都会逝去。

我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可是，“人成各，今非昨”，流水依旧，人的情景却不同了。

记得那一年我去庐山开会，还只有 24 岁。在游锦绣谷和仙人洞时，我把同行的许多人拉在了后面。这时，你却赶上来。对我说：“看你一个人走，总感到你太孤单。”我的心为之一动，因

为我的心的确孤独。你问我：“你看我像干什么的？”我端详着你：一米七左右的身材，深邃的并不大的眼睛，额头上已有了皱纹，显得沉稳干练。我脱口而出：“像个作家！”你笑了，那笑声传得很远。笑够了，你说你并不是作家，倒像个万金油，有个工程师的职称，也有个业余作者的名份，闲着没事做几个菜众人准叫好，打球，游泳是你的拿手戏，偶尔也露一露气功治病的医术。我说，莫不是跳大神一类的巫医吧？你又畅怀笑开了。还说，从没这样笑过了，接着是一脸肃然。那时，我并不知道你姓啥名谁，更不知道你有了一个遵父母之命的妻子，以及五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

锦绣谷是锦绣峰的山谷，峰与谷之间有一道栈道迂回上落，蜿蜒伸展。你和我同行着，忽而跃上峰顶，忽而跌下深谷，穿云插雾，飘飘忽忽，仿佛半在天上半在人间。只听你放沉了声音如古人般吟诵道：“还家一笑即芳晨，好与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兴往，相邀锦绣谷中春。”我知道这是宋朝大文豪王安石的七绝。心想：文学功底还不浅呢。嘴上却讥笑道：“我说业余作家，你喝汤不用筷子用匙，还跄得挺够味。你我在此邂逅，转眼可就各自东西了。”你笑笑：“然也。否也。姑娘随我来也。”你竟拿腔拿调地像说京剧道白。

那时我觉得你这人挺逗。随你来到仙人洞，

你孩子似的在那又高又大又深的洞里转来转去，又摸了摸那背剑的吕洞宾石像，眉宇间拧了个结。我问你，又生出什么感慨来了？你说：“也不知道有没有吕洞宾。如果这传说是真的，我倒真羡慕他，在这样秀美的地方修炼，少了多少尘世烦恼！”我讨厌婆婆妈妈的，什么烦恼不烦恼，生是一个过程，死才是目的，充其量，烦恼也就是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你不会洒脱点不去烦恼吗！

那时我对生活并没有太多的体会。走出仙人洞，经过大天池，不远处就有个梯级通往山下，走了百余级，就见龙首崖。站在龙首崖下望，一阵眼晕，这山涧太深了。据说古时候有许多佛教徒就是从这里跳下以求舍身成佛的，所以它又叫舍身崖。我对尾随在我身后的你说：“学什么吕洞宾，要实在活腻了，就从这里跳下去，那样什么烦恼就都没了。”我的玩笑话被伫立良久的一個知识份子模样的老者听到了，他说：“可别激他。前几天，有一对新人在这里拍照。滑了一下，就跌进万丈深渊了。他们还没开始真正的生活呢，多可惜多遗憾。珍惜生活吧，年轻人。”

谁的话，你都没有搭腔，默默地先走了。

我以为你在玩深沉，仍旧嘻嘻哈哈地跟在你的身后。你竟然再不开口……

后来在庐山友谊俱乐部，我又见到了你。你约我选就靠窗的一角向服务员要了两杯咖啡。

那咖啡杯由小碟托着，小碟上放着两块方糖和一个匙。我把两块方糖放进我的杯中，你却没动那糖。记得你缓缓地说：“我的生活像这杯没有加糖的咖啡。见到了你就像枯木逢春，你像一片绿荫、一缕阳光、一泓小溪，让我觉得新鲜、生气勃勃。给我留下地址吧，将来也许有机会我会去看看你，或许给你写几个字。”说着，你递给我一个小本本。

本以为萍水相逢，擦肩而过，过不了多久，也就淡忘了。却不料你要续缘。那时我还没有看定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谁。当时我想，接下去可能就是情话、情书、情人啦。你可能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看得出你是个好女孩，但我不会有非份之想，因为此刻我已不是自由身了。契诃夫说，生活是个恼人的牢笼。如今我就在那牢笼里。我只想从牢笼里看世界，遇到了你仿佛生出一份使命感，想关心你，知道你的今后，希望你能活得比我好。人与人之间的缘份有许多种，我们只做朋友，可以吗？”

“人的满足不在外表而在内心。”——记不清这是谁说的话了。很显然你内心有缺憾，因为你流露出的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我很欣赏你的坦诚，也不想多问你什么。我在你的小本本上写下了我的姓名、地址、电话，也问及了你的姓名。

走出俱乐部，只觉得一阵目眩。阳光下，奇

峰碧屏叠翠，层林尽染，宛如波涛起伏的大海，看不透，望不尽。满眼尽是浓浓的绿。我们沿山路漫步，近处路旁可见一簇簇野生的纤巧小花，怯生生地站在那里，举着朵朵黄轮，随风摇摆，送来阵阵清香。你复又孩子般的笑着跳着，采来一束小花给我。我笑着接了，心底涌上一股热浪。回到住处，还捡整齐些的夹入了我的日记本。

很快我们就各自东西了。

二十几岁是容易激动也容易忘却的年龄。那个业余作家的身影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了，远了，而我也筑起了自己的小巢，开始了婚后的生活。

流水似的时光在你即将到来之时打开了闸门。如血的夕阳给院子里的丁香抹上了一层玫瑰色，我想象着你来时，你的身影也浴在这诱人的色调里我会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在我读信的第三个傍晚，也是这样的一种景色，你绕过院子里的丁香树，走进我的空间。然而你的身上却不染一点那诱人的色调，却是一脸灰尘地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大理石砚台给我。我掂一掂，呵，足有一公斤重。你说，这是你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砚面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其中的景色酷似庐山锦绣谷呢。我细一瞧，你确实没有夸张。我好感动好喜欢。你说你得乘夜车赶回去，说着，你走到水盆前洗了洗脸，又极

疲倦地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说，总得喂饱了肚子。回家，时间就太紧了，就到附近的“蓝梦”西餐厅歇歇脚吃点什么吧。

在“蓝梦”，我们点了几个风味各异的西菜，还要了瓶香槟。烛光下，我望着你，却已有些陌生。你说，你的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了，常望着天真烂漫的小女儿，就奇怪地想到庐山邂逅的女孩。我说，你现在应该想那个盼你早归的妻子。你说，其实你早已把她视为邻居，平淡地相处，已没有感情的掺和。还说，她是个平庸的好人，却在精神上从没与你合过拍。我喝着香槟，吃着牛排，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只觉得脑子已有些混浊。只听你还在声音低低地讲着什么，“我过着出家人的清苦生活”，“我常在梦中为自己设计着未来，其中陪伴着我的只有你。”我愕然、震惊，放下手中的刀叉直望着你说：“可我只是你的朋友啊！”你很激动，隔着方桌握住我的手说：“不，你是我心中的女神，我心中的妻子。不要拒绝我的心，没有想象中的你可以依托，我就会成为一个空躯壳。”我的心微微一动，想抽回手，感到的却是你的固执。

烛光有些弱了，乐池中那三个提琴手正在悠雅地拉着很抒情很伤感的曲子。我不知这曲子叫什么，问你，你也说不清楚，说就叫它半梦吧。你说，其实你知道许多事情都只允许开个头，别说结局，连过程都没有。像人生，生是一个

过程，一个梦，可许多人的梦只做了个头，或做了一半，不知因了什么惊醒了，却再也续不完那后半截了，或是根本就不能去续，你说你知道自己，总是向自己的内心求善，不忍心伤害别人。爱也只能放在心里，现实中只能默默地忍受横在自己面前的刀光剑影，却不敢放开嗓儿喊几声。

我的心有些悲哀有些激动，将自己的另一只手也放了上去。对你说：“我们还是朋友，我也只能做你的朋友。如果我想做你的恋人，就绝不像你这样。你的人格核心是‘善’，却舍掉了‘真’，我的人格核心却是善与真的结合。如果只讲善，未免显得虚伪，讲善与真之合，才符合人性。”

我惊讶于自己的冷静。

尽管我推崇西方的善与真之合，也扬言那是我的人格核心。其实我也隐去了真正想要说的。我还想说，像你现在这样，你得不到一份期望中的爱情，还失去了一个既得的朋友，我不会做感情上的螟蛉子。可我却说了我仍是你的朋友。

你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又为自己也为我各倒了一杯。你说：“‘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龕一炷香’。既使是我们两颗心碰撞了，也很难走出世俗的偏见，很难打碎什么。而你只做我的朋友，不愿做我心中的恋人，其实也已是我的福